

文汇·麦杰珂
新锐作家系列

阳台上

任晓雯 著

文汇出版社





阳台上

任晓雯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阳台上/任晓雯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3. 2

(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)

ISBN 978-7-5496-0743-3

I. ①阳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8093 号

阳台上

主 编 / 桂国强 陈 平

执行主编 / 陈先法

作 者 / 任晓雯

责任编辑 / 石 韞

封面装帧 / 瑞凡品牌设计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30 千

印 张 / 7

ISBN 978-7-5496-0743-3

定 价 / 22.00 元

主 编

桂国强 陈 平

编辑说明

为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,展示当下文学界活跃在一线的年轻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成果,鼓励他们的文学表达,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袂推出“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”。

本系列共十种,为关注生活、关注现实、关注时代的小说作品,题材多样、内涵丰富、情感饱满、风格各异,其中七种为长篇小说:哲贵的《迷路》、余西的《另一个世界的花朵》、甫跃辉的《刻舟记》、杨则伟的《我只有北方和你》、周荣桥的《易安香学——李清照的人生和她的中国香》、王兴菜的《一路向东》、杨青的《约翰·列侬坐在我的窗口》;三种为中短篇小说集:走走的《天黑前》、任晓雯的《阳台上》、张怡微的《旧时迷官》。

文汇出版社

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2013年1月

目 录

阳台上	1
冬天里	43
枪声如雨	73
飞毯	99
乐鹏程二三事	109
我是鱼	126
阳间	164
我爱莎莎	178
关于·待完成的短篇	195

阳 台 上

空气里有股烂纸头的味道。一只死老鼠，被车轮碾成一摊浅灰的皮，粘在路中央。雨水将垃圾从各个角落冲出，堆在下水道口的格挡上。塑料袋、包装纸、梧桐叶、一次性饭盒，湿淋淋反着晨光。

人字拖吱咯作响。张英雄每走一步，脚底和鞋面之间，都会微微打滑。他拐了个弯，一眼看到陆珊珊。她正靠着煎饼摊，捏着透明塑封袋，一角二角地数纸币。那股子神情，仿佛在数百元大钞。张英雄伸手进裤兜，摸到那把折叠刀。他走到陆珊珊身后半米处，假装看摊主洒芝麻。摊主高扬芝麻罐，抖骰子似地抖着，白芝麻洒向葱花半焦的饼面。

陆珊珊抻着脖子吃饼。饼屑窸窣掉落。她不停抹嘴巴、掸衣服。张英雄紧跟着她，穿过马路，在弄底铁门前停住。陆珊珊推推铁门，推不开，索性站定，一心一意吃饼。张英雄佯作拍苍蝇，左抓一下，右拂一下，看清四下无人。他按住兜内

的折叠刀，比了比形状，隔着裤腿将它往上蹭。他向她走去。

人人都说，张英雄长得斯文。张肃清说：“斯文个屁，绣花枕头一包草。”他在门口搭起小方桌，一盆红烧肉，三瓶二锅头，命儿子坐陪。张英雄一浅底白酒下肚，脸就红了。

“没用的东西，”张肃清捏紧拳头，横出手臂，“来，见识见识。”

张英雄伸一根指头，在那臂上戳点。

“怎么样？”张肃清问。

“硬得像石头。”张英雄答。

“就凭这身肌肉，走遍天下无人欺。”

酒酣后，张肃清绕到张英雄背后，叉住他的胳肢窝，将整个人甩起来，仿佛他还是个儿童。有时喝着喝着，却不痛快了，提拎过张英雄，啪啪啪啪，一顿耳光，打得他眼镜飞落。张英雄跑得远远的，蹲地找眼镜，假装找不着。这时，张肃清忘记发火，举杯高喊：“儿子，过来吃肉！”

封秀娟劝他少吃肉。张肃清说：“谁敢说吃肉不健康。老毛一辈子吃肉，活到八十多。我比不得，就活七十吧。”

肉要挑肥腻的，酱油调汁，熬到稠稠入味。再配一盆糖醋黄鱼。野猫闻了香，疯头疯脑叫唤，跳上窗槛，吡啦吡啦，抓扒窗栅栏。张肃清用筷子沾了鱼腥，逗引野猫，筷尖戳着猫眼睛：“没用的东西，不帮我抓老鼠。”那口气，像在教训另一个儿子。

张家老宅，曾爷爷辈就住上了。下水道钻老鼠，壮滚滚、懒洋洋，竟不怕人。刚出窝的小老鼠，沿着墙根，走走停停，乍看像一团团被风吹送的绒毛。蚂蚁成群，水泥地黏潮，家具背面爬满蓝霉。张英雄常被骤雨惊醒，雨水渗透天花板，滴在他脸上，也叮咚滴在桌上隔夜菜碗里。

张肃清说：“张英雄，没用的东西，也不帮老子买套新房子。”

邻里几十户双层老宅，像一片盆地，包围在高楼之间。张英雄常跑到高楼上，俯窥自己的家。蒙蒙一片瓦顶，电线上晾着腊肉、短裤、抹布。墨绿 PVC 波浪瓦雨棚，风吹日晒成灰色，残着边角。棚底是空调外挂机和红油漆刷的办证小广告。一块白底黑字招牌，印着“老俞理发”，那是张家隔壁邻居。老俞理的发，鬓角毛刺刺，他将张英雄从方凳上推起，笑呵呵道：“小伙子，不收你钱了吧？”张英雄掏出一张十元。老俞略作推辞，收下。

老俞二女婿，区旅游局科长。张肃清道：“老俞，啥时让咱沾光，也去旅游旅游。我想去美国。”

老俞笑咪咪道：“他不管美国，只管我们区。”

“我们区有啥可旅游的，来参观这堆破房子吗？”

老俞笑着，在腿上哗哗甩着毛巾。那是他的洗脚巾，给客人用作剃头布。

去年 12 月，忽闻风声，说要动迁。先是三五人议论，接着所有人议论。男的女的，拢着手，缩着脖，在檐下嘁嘁喳喳。

有说香港大老板花三个亿买了这地，有说不是三亿，是十亿。

张肃清喉咙被风灌毛了，进屋躺到床上，和封秀娟扯闲话。张肃清想在宝山买新房，最好地铁沿线。封秀娟说：“你下岗，我退休，要地铁干吗？我做钟点工，骑自行车就行了。”

张肃清说：“儿子喂，你想买啥样的房？”

连问两遍，张英雄慢吞吞道：“有抽水马桶就行。”

张肃清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，就这点出息。”

又和老婆絮叨，越说越兴奋，给妹妹张肃洁打电话。张肃洁道：“还是先想法多搞动迁费。捏着现金，什么样房子不能买。”张肃清挂断电话，让妹妹打过来。又商量一个多小时。

张肃清睁眼到破晓，赶去派出所。八点半，户籍科姗姗来人，上过厕所、泡好茶叶、理完桌面，也斜着眼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一听想迁户口，道：“你们这片早冻结了。”

“没办法了吗？真没办法了吗？”张肃清徒劳夹缠一会儿，踱到墙角，猛搔脑袋，搔到头皮微疼。出门找便利店，走了七八家，终于买到三包软中华。回派出所，户籍警吃饭去了，等到下午二点半才来。张肃清凑到窗口，递上香烟。

“这是干吗！”户籍警望望左右同事，“收起来，收起来！”

“帮帮忙吧，同志！”

户籍警将烟往外一推，盯着电脑屏幕，再不扭头看他。张肃清颓坐到门口长椅上，瞅着进出的人，最后盯住对墙锦旗，上面写着金字：“感谢张英雄同志为民除害。”张肃清心头一

跳，定睛再望，是“张英豪”，不是“张英雄”，怅然靠回椅背，将烟放在大腿上，手指绞着白纱手套。

赖到下午三点，抵不住饿，出去吃了碗热汤面，慢慢踱回家。在弄口碰到张宝根，问：“你家迁户口了吗？”

张宝根道：“迁户来不及了，打算清空鸽子棚，放张床。”

“这是违章搭建。”

“关系搞好了，也算建筑面积的。我请你吃鸽子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很补的，一大棚鸽子，吃不掉浪费。”

“补个屁。”

“嘁，跟我较什么劲。你晓得老俞迁进多少口人？八口。”

张肃清扭头冲到老俞家，咚咚敲门。

里头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干吗呀？”

“你他妈有了消息，也不告诉我。你算人吗？”

“我有什么消息了？”

“你迁进那么多户口，为啥不告诉我一声？”

“我没迁户口。”

“迁了八个，还说没有。为啥不告诉我？”

“动迁是早晚的事，有消息才动手就晚了。自己不早做打算，还怪别人。”

“我怪你了吗？我恨你不给消息。”

“我说过了，我没消息。”

“你没消息，怎么可能迁户口？”

“这事得自己动脑筋判断。”

“你没消息，怎么能判断？”

门内沉默了，拒绝这种纠缠。

张肃清又一通捶门：“你给我出来，外面说话。”

“太冷了，我感冒了。”

张肃清将“老俞理发”招牌纸，愤然撕了一道口，回家去了。他吃不下饭，拆了中华烟，点上一根。“他妈的，便利店也卖假烟。”他一根一根抽起来。

封秀娟道：“假归假，也是人民币买的。这么贵也舍得抽？”

张肃清道：“一个户口几十万，能拉一卡车中华烟呢。”

封秀娟道：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
张肃清道：“什么怎么办，你就会问怎么办。”

抽完，闷闷上床躺着，后脑勺骤疼，一起身，手指也发麻。熬了熬，熬不住，到医院挂急诊，一查血压 160。开了三百多元进口降压药。张肃清将处方单一揉：“我命贱，值不起这些钱。”

过完春节，拆迁小组派人挨户谈话。一个叫钱丽的女孩，头戴黑白夹花腓纶帽，露着半截僵红耳朵。她每晚七点来敲门。据说，这片房子拆后，将建公共绿地。“以你们的情况，”她哗哗翻资料，“可以拿三十五万！”

“打发叫花子啊。”张肃清一拍桌子。钱丽下意识地胳膊一挡，身体后仰。封秀娟按下张肃清的手。

“你们考虑考虑，我明天再来。”

第二晚七点，她又来敲门。张肃清不许张英雄开门。钱丽脆生生地喊：“叔叔，开开门吧，求你了，帮帮我的工作。”封秀娟叹着气，站起身。张肃清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封秀娟又坐下。须臾，门外没声了。张肃清道：“就得这么着。”

到了开春，陆续有人搬走，留下空屋子和一堆流言。有说老翁拿到八百万，在市中心买了三室二厅，过起上等人生活。有说张宝根塞给勘测员五千块钱，鸽子棚多算了三平米。

“你吃过他的鸽子吗？”

“谁要吃他鸽子。”

“就是，蔫头蔫脑的，保不准生了瘟病。”

“我有件新衬衫，头一回洗晾，就沾了鸽子屎。让他赔钱，还跟我吵。早知道告他去，养鸽子、乱搭棚，都是违法的。可怜最后倒霉的，却是我们遵纪守法的好人。”

张肃清不肯错过每条小道消息。可听完以后，又吃不下饭，拼命灌白酒。他给亲戚、朋友、老同事，逐个打电话。大家都说：“没路子，我们也是小老百姓，帮不了什么。”张肃清道：“他妈的，我也有科长女婿就好了。”有时拎起张英雄打一顿：“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大年纪，还吃父母、用父母。要是有点出息，我们不至这么惨。”

一晚，张肃清醉卧着，被敲门声惊醒。“别开门。”他告诫

妻儿。敲门声持续二十多分钟，时疾时缓，时轻时重，执着不渝。张肃清翻来覆去，哼地起身。

门外站着个矮瘦中年男人。“我是 52—3 号地块拆迁小组组长，姓陆。”他晃了一下证件。

张肃清双手一撑，占住整个门框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找你谈谈。”

“深更半夜，不让人睡觉啊？”

“小钱每天来，你都不开门。人家小姑娘不容易的。”

“都出去了，家里没人。”

“所以半夜来，半夜就有人了。”

他叫陆志强，张肃清仔细察看工作证，说了几遍：“我记住你了。”任凭张肃清怒吼，陆志强说话都轻轻慢慢。他将材料摊开，拿出计算器，滴答一通算：“四十五万封顶。”

“这点钱能干什么？连个卫生间都买不到。”

“我们按规章制度来。算出多少钱，就是多少钱。”

“凭啥隔壁姓俞的拿那么多钱。”

“他拿多少，你怎么知道？不要道听途说。”

张肃清放低声音道：“再多给点，行吗？算我求你。这点钱没法活呀。”

“什么叫没法活？你是上海户口，有房、有退休金、有老婆孩子，没事咪咪老酒。那些刚毕业的外地孩子，比如钱丽，父母乡下种着地，在上海举目无亲，拿着一千多块工资。你不知比她强多少。”

“我有一家子人，总得有个房啊。没房我上访去，你小心着。”

“全国十三亿人口，人人为着点小事找国家，国家哪管得了。我们有法律政策，得依法办事，这才是治国之本。”

陆志强拿出一叠“治国之本”——《拆迁补偿细则》，递给张肃清。张肃清翻了两页，随手一扔，继续厮缠，一会儿拍桌子，一会儿递水递烟。陆志强重新拿起计算器，一边算，一边将算法报出来，最后的数字是：42.742。

“钱丽说三十五万，是严格按照政策。我对得起你，把门口水斗都算进面积，还给你凑个整数。四十五万是小数目吗？你的退休工资才多少。”

张肃清拽起计算器，狠狠盯着。陆志强双手托在下方，以防他突然摔砸。张肃清放下计算器，转身躺回床上。封秀娟也躺回床上。张英雄从被窝里转过脑袋，觑着陆志强。从张英雄的角度看，他像一名阅卷老师，提笔锁眉，在考量是否要给不及格。终于，他在纸上划了一杠，收好东西走了。

翌日，张肃清早醒，在床边怔怔坐着，喊：“封秀娟，拿只热水袋，我胃疼。”

“让你喝白酒，胃疼了吧，这可怎么办？”封秀娟冲了热水袋，给张肃清捂着。

俄顷，张肃清道：“难受，再睡会儿。”

一睡睡到傍晚五点。封秀娟在烧菜，忽听张肃清喊：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！”丢了铲子，过去一瞧，张肃清扯着领口，大声喘

气。封秀娟帮他捋胸，捋了几下，说：“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”等待救护车的时候，封秀娟又是按摩，又是抚慰，最后搂住张肃清脑袋。她想起二十二年前，她羊水破了，在去医院的三轮车上，张肃清也这么搂着她。封秀娟摸摸丈夫的脸，他柔软的肉上，有硬碴碴的胡子。她又摸摸他头发，他花白的头发，像被风拂过的草，顺着她的手势低伏。张肃清在她怀里突然平静了。

张肃清心肌梗塞去世后，封秀娟在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字。他们暂住舅舅封宝钢家。她对张英雄说：“记住咱们的仇人，陆志强。”

张英雄睡不着，想起陆志强。陆志强眼睛一单一双。说话的时候，单眼皮那只不断跳动。他穿蓝灰菱形格羊毛衫。他从袖管伸出的手，白白小小，跟女人似的。

封秀娟让张英雄出去找工作。张英雄说：“妈，你不了解世道。大学生满地跑，名校毕业都找不到工作，何况我这种中专生。”

封秀娟道：“给你报过夜大学、英语班，读出来了么？不是读书的料，更该吃苦耐劳。”

“妈，现在不兴吃苦耐劳。再怎么苦，也买不起房，讨不到老婆。”

“猪一样的混账话，故意让我伤心么？”

张英雄受不了母亲泪光点点的样子，别过脑袋，“哦”了一

声。翌日七点，他被封秀娟催醒，吃过泡饭，穿上白衬衫和人造革皮鞋，出门去找工作。透明的阳光，被晨风吹洒，落在行人身上。行人们拎着包，嚼着早饭，皱着眉头，往前冲赶。他们不知道自己金光闪闪的美丽。

张英雄在网吧厮混到中午，在小店吃过面，决定去老房子看看。临时搭在弄口的拆迁小组办公室已经撤走。红底白字的标语横幅，还残在电线杆之间，“以通情达理为荣，以胡搅蛮缠为耻”。周围的高楼，默默包围着一堆废墟。麻绳、布片、棉絮、碎砖、水泥残板、五星红旗……杂草从缝隙里钻出来，营养不良地枯黄着。有人支起竹竿，在砖瓦堆上晾衣服。一个长发男人，跪在一截破折的木窗框前，用镜头硕长的相机，搞着摄影艺术。

张英雄抹掉眼泪，去网吧打游戏。他玩《传奇》，不停打怪，却升级缓慢。一个没钱买聚灵珠、挂金刚石的人，在虚拟世界中，也注定是个小人物。张英雄又“死”了。他捏捏肩膀，转转脖子，出去找吃的。天已透黑。走着走着，又不觉饿，慢慢站住，不知该往哪里去。对街商场顶部，有块大广告牌，印着一家三口，互相挤挨着，嘴巴笑得大开，牙齿饱满得像玉米粒。年轻妈妈举着一支牙膏，旁边写着：爱家牙膏，全家都爱。

张英雄凝视那些巨齿，恍惚觉得不真实。一个疾走的胖子撞到他，骂道：“神经病啊，站在路当中！”一个女孩紧跟着擦了他一下。“马上到了，你们先吃，别等我。”她耳边悬着细细